

桌边的姑娘

画/黄齐民 文/陈村



我至今不知道这画是什么标题。那天在画廊游走，见了，就有意思偷它。我看画展，总要在众多画中找到一幅最想偷的（当然只是意淫），喜欢了，想挂到自己的家中。而那天，我看中的是黄先生的这幅。在它跟前站的时间最长。

我说的“偷”，跟卖多少钱无关。跟作者的名气无关。我看中，是因为它在哪里打动了我。

画面上，一个面目不清的女孩，坐在木椅上看书。

颜色很沉稳，温暖。文革时候，一画画的朋友喜欢柯巴巴的“酱油调子”，这画上的调子浅些，有我说不上来的“调子”。从围巾看，是冷天。

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跟前有杯咖啡，有壶。另外是盆子？

不知道她在看什么书。或者是以书做幌子，想自己的心事？那个年纪，有多多心事可想，也可不想。

那是个没有时辰的断想。可以装在几乎所有年代。那个姿势，可以一再。

我喜欢那个气氛。让人能看书，想心事，能喝咖啡，不抽烟。

道具都不要紧，要紧的是那画面的气氛。有点朦胧。女孩面目不清也不要紧。我们看人，常常也是看个大概，不能之后一一报数的。但打动我们的就是这大概吧，第一秒钟就认了，要再看她看画。其他的花絮可能写到书上，写到表格中，不重要了。

我那天拍了一些资料。一本画册上有黄先生的另外的画：《挪威酒吧》，《古钢琴》，《艾滋病患者》等。据一份文字资料，黄齐民先生生于1960年，1989年留学挪威，现在定居挪威。挪威画家我只知道蒙克，有段时间我台板下压着一张《呐喊》的印刷品。

出现在黄先生画笔下的人物温和得多，桌边的姑娘也不像凡高《吃土豆的人》那么苦涩。一个很私人的场景，同样令人心动。

哪怕是专家，好好谈论一幅画是很难的。造型艺术不适合用文字转述。只要一瞥就可明了的东西，文字太拙于。我看过不算太少的西洋画（多数是印刷品），看完就完了，这是头一篇“画评”，没有学识可搬弄。不能说它像谁，哪里来，哪里去，趁机为绘画史泄洪。我可说的只是我的看见和感想。我能推想的是画家一笔一画涂抹颜色勾勒构图时候的心绪。我想，他那么画来，这图景必是第一个感动了他。据说黄先生不囤积画布，

买来画，画好了再买。他愿意为此付出劳动，付出精神，投射自己的情感。哪怕谁都不喜欢，他也会敝帚自珍。因此我等是不是喜欢，对他很不重要。

我是喜欢看画的。以前，文革时分，看到从杂志撕下的画页也很幸福。我们发明了将书本卷起来，滤去边界，用一只眼睛看，这样会生出错觉，有非常强的立体感，将逆光中那几个女孩的腿脚称作“小玻璃棍”。那真是幸福的时光。周围那么阴暗，那逆光的小玻璃棍无比灿烂。

回到这幅画。感谢它带我回到宁静的时候，一个人，专心。这几天，我将它做了我msn的头像。希望其他朋友也看到它。我们离开宁静和专心远了，让它勾一下魂。

此刻是凌晨四点多。书房的窗外一再响雷，下着大雨。我前几天写过一遍这画，应景，写得笨笨，拿腔拿调让我汗颜，我在今夜的雷雨中重写。以报答作者的诚挚，响应他的爱。

2008.6.23

飞去的逸飞

画/陈逸飞 文/毛时安

晚清刘熙载在《艺概》中，以一个“飞”字概括庄子汪洋恣肆奇诡浪漫的文风。我也用一个“飞”字来概括陈逸飞的艺术和人生。确实，我们大家已经习惯叫他“逸飞”。他的一生，已经在中国艺术的天空里留下了永恒的“飞”过的痕迹。不同的是，庄子飞在一个古典而诗意的时代，逸飞飞在一个多变而功利的时代。另外，逸飞虽然是个写实的画家，但他骨子里一直怀着“飞”的诗意与梦想。2005年4月10日，逸飞作为一个艺术家，以五十九岁的英年，以一个美丽而凄婉的决绝姿态，不无飘逸地、永远地，飞了。他飞到了哪里？是那个星光闪烁白云飘渺的天堂吗？

逸飞飞了，他留下了很多。有他的艺术，有他的人生，有他的产业，还有对他的评说、注解、猜测，当然还有鲜花和泪水，还有文艺界那么多或近或远的朋友的牵挂，还有他身后依然轰动依然天价的拍卖。当然这所有的一切都和他的名字有关，但也和他的存在无关。因为他的肉身已经消失在我们每个人都会消失其中的那个茫茫的虚无之中了。在他如日中天声名显赫的时候。

逸飞是个说话细声慢气、极文静的人。但逸飞又是一个事实上在艺术的汪洋大海上航行，不断开辟着自己



新的航道，充满着传奇和故事的艺术家的。我想，他在艺术上经历的惊涛骇浪和他所闯过的激流险滩一样的多。逸飞生前是个明星式的人物，太多太多的光环笼罩着他的生活。同时，他又象居中的恒星，把那么多行星和卫星吸引到自己的周围。用今天的话说，他有无数的“粉丝”。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那么长久地生活在媒体的闪光灯下。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媒体和公众的骚动。他